

YU ZAN JI

玉簪记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玉簪记

YU ZAN JI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根据川剧优秀传统剧目《玉簪记》改编而成的。它描写宋代女贞观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反抗旧礼教、追求自由幸福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特别使人感动的是：陈妙常在旧礼教和清规的双重压迫下，不顾一切，在秋江上追赶自己的爱人潘必正，终于赢得了胜利。

封面设计：李宝强

插 图：赵永年

玉 簪 记

于 人 改 编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2.25 字数 35,000

1955年11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4次印刷 印数：113,001—163,000册

书 号：10077·0142

定 价：0.21元

前 记

《玉簪记》是根据川剧优秀传统剧目《玉簪记》改编而成的。

它描写宋代女贞观道姑陈妙常与书生潘必正反抗旧礼教、追求自由幸福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特别使人感动的是：陈妙常在旧礼教和清规的双重压迫下，不顾一切，在秋江上追赶自己的爱人潘必正，终于赢得了胜利。她这种明智而果敢的行动，对封建社会的旧礼教表现了强烈的反抗。

川剧《玉簪记》的剧本很优美，改编时完全依照原剧的主题精神，并采用了许多风趣、生动的剧词；改编者仅在环境压力和人物的反抗性方面，增加了一些描写。

附带还想提一下：《玉簪记》本是明朝人高濂写的传奇剧；但这个戏曲故事，和一般戏曲不同的是，它写的是宋代的真人真事。根据《古今女史》的记载，不但女贞观实有其地，陈妙常也实有其人，只不过潘必正的真名叫潘法成而已。

目 次

一	春雨初晴	1
二	山门外来了一位贵客	7
三	第一次赴晚斋	12
四	水阁里琴声叮咚	15
五	池边的纠纷	22
六	白云楼上	28
七	“哪里去?”	36
八	头上拔下一枝玉簪来	40
九	被迫上临安	45
一〇	“菩萨呀!”	51
一一	秋江	57
一二	两只船并排在一起	67

一 春雨初晴

南宋时候，金陵城外有一个道观，名叫女贞观，乃是一班道姑清修的所在。观中规矩极严，平时山门紧闭，仿佛与世隔绝；只有早晚二时的钟鼓声，才稍为打破这古观的沉寂。

一天，春雨初晴，庭院中的花草，带着雨露，红绿相映，十分好看。一个青年道姑，带着笄帚、剪子，来到院里收拾落花，修整花枝。这道姑生得长眉秀目，身材长短合度；因为身在空门，妆束淡雅脱俗。她头上挽着云髻，发上插了一支小小的珍珠白鹤，白鹤嘴里衔着灵芝，颜色红得象樱桃一样，乃是用珊瑚雕镂而成；除此发上别无钗饰。身上穿了件玉色道装，外罩松花绿披肩，下面系了条白练裙，通身素净，仅衣带上微微有些花绣，带末垂了一枚翡翠玉环。不过，尽管她妆束得这样淡雅，却掩盖不住她那青春的活力，明艳的丰姿。她正象一朵江上的芙蓉，在秋风中独自开放着。

这年轻道姑正低了头修剪一盆素馨兰，忽



此图选自《...》

听有人叫她说：

“妙常，刚下过雨，地下还这样湿，你就忙着来收拾花儿？”

妙常抬起头来，见是同观的道友妙真，她手上拿着经卷，是才从云堂里念过经来的。妙常笑迎着她说：

“可不是，一阵暴雨，把这兰草芽子都打塌了，我才扶了起来。妙真，你念过经了？”

妙真懒懒地回答说：“念过了。——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嘛！”

妙常含笑掩口说：“你忘了，你可是个道姑呀！哎，……也不能怪你这么说。不晓得怎么回事，这一向，连我也懒得念经了。就是念吧，口里在念‘天尊菩萨……’，心却早已飞得远远的了。”

妙真说：“妙常，我有句话要问你。”说着，见花架下有个鼓形瓷凳，因在雨后，凳上还有些水渍，妙真随手把经卷放在凳上垫了，躬身坐下。才要继续说话，妙常见她坐在《道德真经》上面，故意吓她说：

“看你呀，这样‘糟蹋圣贤’，要被师尊看见了，不打你才怪呢！”

妙真慌忙从身下抽出经卷，说：“我倒忘了，罪过，罪过。”口里又念着“大道无为救苦天尊……”，表示忏悔。妙常看了只是笑。

妙真摇手说：“不要笑，人家有正经话问你。我看你这几天心事重重，连茶饭也没心思吃；前儿晚上，我来唤你烧子时香，听见你在睡梦中叫‘妈’。妙常，你已出家多年，难道还尘根未断么？小心些，不要着了魔啊！”

妙常听她提起这些话，不由得眼圈儿一红，叹口气说：

“怎么，你听见了？……妙真，前儿晚上，我梦见了我妈，恍惚就在这观里。我抱着她说：‘妈，我想你想得好苦啊！’我要她搂着我，把脸贴着我，可是，好奇怪呀，我妈竟不认得我了。她一把推开我说：‘你这小师父错认了人了，谁是你的妈啊！’我一惊，就哭醒了。……”

妙真说：“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在这观里关锁得久了，想家也是自然的。”

妙常说：“我不是和你说过么？那年金寇打到中原，我们那儿，家家逃难。我和我妈逃呀，逃呀，逃到柳林镇，不想碰到金寇，被一伙马队冲散了，从此我再也找不到妈了。后来幸而遇见邻舍张二娘，她见我孤苦伶仃，才把我送到这女贞观来出家，算来已有三年了。我妈至今没有消息，只怕……”说着，滴下泪来。

妙真也叹息说：“妙常，你的身世着实可惨，你自己也得放开些。我每常思量着，象你这样一个人，好个模样儿，又好个心性儿，诗也做得

好，琴也弹得好，不幸却落在空门里，正如俗话说的‘明珠暗投’，白白耽误了青春！”

妙常说：“你我都是一样。哎，这黄卷青灯的日子，怎么过得完啊！”

妙真说：“我们都是苦命人，要是有一天，真的能脱去凡胎，成仙证道就好了。妙常，师尊常说，一个人虔心向道，等到功德圆满，便可白日飞升，你说有这事么？”

妙常摇头说：“说是这样说，只是谁又看见来！你我就如那关在笼里的鸟儿，动不得翅膀，待飞哪儿去呀！”

两人正说着，忽见监观妙清从游廊上走来，远远便唤着妙真说：

“妙真，你不去念经，待在这儿做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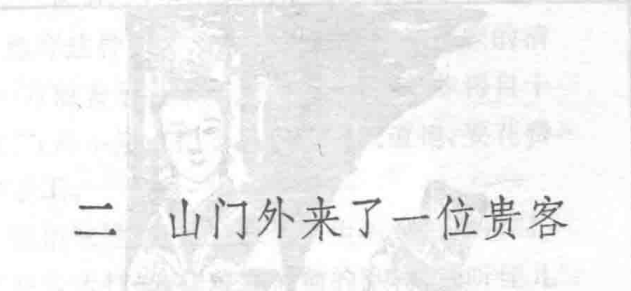
妙真把手上经卷一扬说：“早念完一炷香了！”

妙清冷笑说：“念完了就好。嗯，师尊怎样吩咐你来，叫你念完经，就去伺候晚斋，你偏有闲工夫在这儿胡扯！”

妙真说：“我就去。”嘟着嘴，跟随妙清走了。妙清一面走，一面说：“你这小蹄子也要学人家吟诗做词了，是不是？西瓜大的字，你总共认得几挑？不要想昏了头！——无量寿佛！”一路说着，走向香积厨去了。

妙常明知道这是说她，只装做不听见。一

个人又修剪了一回花儿，正在赶那兰叶上的小青虫儿，忽听有人敲得山门响，妙常便叫管香火的道婆去开门。不想叫了几声，不见道婆答应，门外叩门声又急，她只得丢下剪子，走去开门。



二 山门外来了一位贵客

山门“呀”的一声打开了，叫门的是谁呢？妙常看门外时，不觉怔住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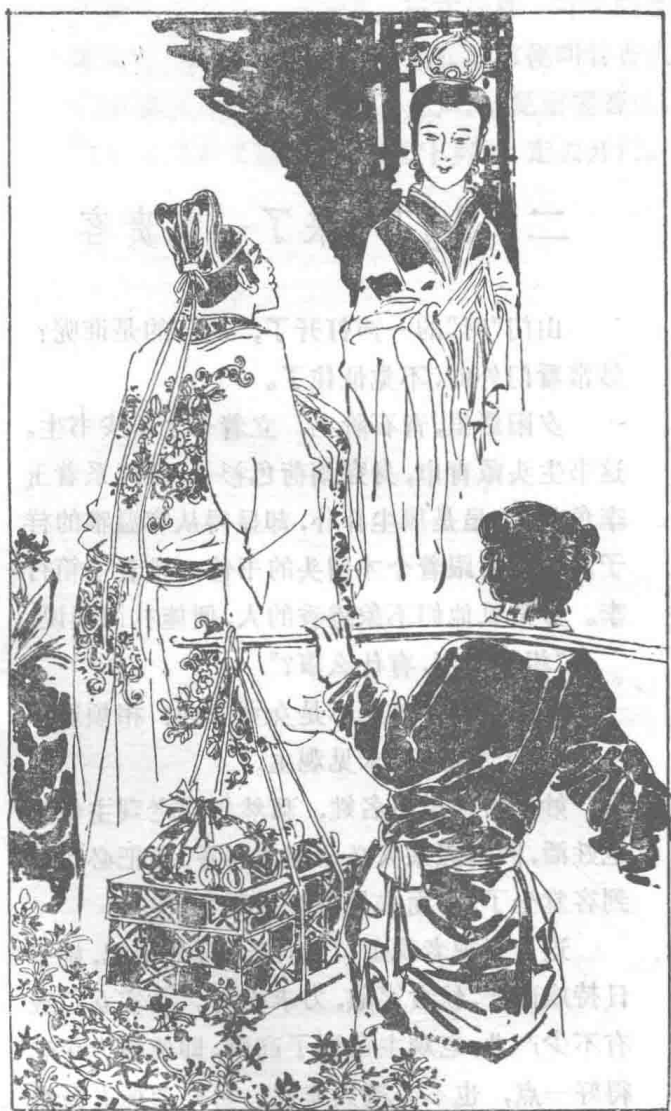
夕阳影里，青石阶上，立着一个年少书生。这书生头戴青巾，身穿藕荷色衫子，腰间系着玉李色丝带，虽是风尘仆仆，却显得从容温雅的样子。他身后跟着个才留头的书僮，挑着书箱行李。妙常见他们不象进香的人，便施礼询问说：

“相公叫门，有什么事？”

那书生说：“这里不是女贞观么？相烦通报一声，有个潘必正，求见观主。”

妙常听他说出名姓，猛然想起老观主俗家也姓潘，因猜想来人必是观主亲眷，便把必正请到客堂坐了，一面去丹房禀报观主。

这女贞观老观主，已有五十开外年纪，她平日持戒谨严，饮食穿戴，力求俭朴。其实女贞观有不少产业，老观主已到了高龄，即使稍为穿吃得好一点，也不会遭人非议。可是老观主仍然刻苦得了不得，家常只穿一件百衲道袍，衣上一



块黄，一块蓝，乃是用募化得来的各色零布缝成的。她穿这种衣裳，一方面意在显示道家的清贫，一方面表示出家之人一衣一食，莫非得自十方施主；却不知道把零星布块缀成道袍，要花费多少手工。

她俗家姓潘，是这来访书生的姑母。这时，她正在云床打坐，作着晚斋前的默祷，忽听侄儿潘必正来了，一来是骨肉至亲，二来是多年未见，立刻欢天喜地迎了出来。

老观主来到客堂里，潘必正连忙整肃衣冠，拜见了姑母。老观主双手扶起说：“孩子，几年不见，你已长成人了！”又拉着必正的手，细细打量他说：“你先别动，让姑母看看。啊呀，你和你爹年轻时才是一个样儿，看这神情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儿铸就的。……想你父亲已下世多年了，我见着你，就象见着我兄弟一般，叫姑母怎不高兴？”说罢，又是辛酸，又是欢喜。妙常端出茶来，必正接过杯子，眼前仿佛光彩一闪，不觉注视了她一眼。妙常献过茶，便退出客堂去了。

老观主逐一问了家里人的好，又问必正何事来到金陵。必正说：

“姑母，本来我不敢来惊动你老人家，只为今年上京应试，不想临场却害了病，连场也不曾进得，这一科，白白地错过了。如今若回家去，母亲倒不会说什么，只是难免要受一班亲友讥

笑，侄儿为着这事，在这里进退两难。”

老观主点头咂嘴说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功名也有早迟，你只消耐心些，等到来科再考就是。”

必正说：“姑母说得是。侄儿路过金陵，因为想起姑母观中清静，正好温书，我想借住些时候，等到来科再去应试，姑母答应我么？”

老观主听了这话，暗地沉吟着：我这道观，却是个女观，怎能住得书生！欲待不答应他，又是自己嫡亲侄儿，岂不闹生分了？想了一回，说道：

“你既爱观中清静，要发奋读书，姑母哪有不答应的道理！”

必正欢喜说：“姑母答应，那再好也没有了！”

老观主说：“必正，你且听我说，我这女贞观，乃是斗姥娘娘道观；观中住着一班道姑，并无一个男丁。只是我和你乃是姑侄之亲，我又自来疼你，不得不破格应允。我观里北边有个小院子，有几间房子，你今日便搬过去，和我们隔院居住。饮食茶水，我自会派人送来。”

必正说：“难为姑母想得周到。”

老观主又叮咛说：“有句话，却要说不前头。你既住在观中，凡事须要守我清规，一点也错不得；倘有什么差错，施主见怪，姑母这张老脸就

三 第一次赴晚斋

晚斋的钟声一动，观中道姑都齐集斋堂。在吃斋以前，全体道众照例要诵经一段，琅琅的声音，院内都可听见。

众人诵经毕，老观主和潘必正来到斋堂，道姑们对这位生客都投以奇异的眼光。只有妙常站在班首，神态自若。老观主就座后，众人才一齐坐下。老观主说：

“弟子们听着，今天观中来了一位贵客，我趁此时让他与大家见面。他姓潘，名叫必正，乃是贫道侄儿，今后要借观中读书。贫道侄儿，和你们就如兄弟姊妹一般，你们以后必须以礼相见。其余也不用我来多吩咐了。”众人都齐念了一声“无量寿佛！”

老观主举起筷子，众人才开始用饭。她因为年岁大了，又是一观之主，因此面前除常菜之外，还多了一样炖豆腐。她执着筷子，对必正说：

“观里不比在家，没什么好吃的，将就吃些，你可不要嫌嘴。”